

百年同人文集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

1912—2012

本书编委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

百年同人文集

本书编委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特约编辑:喻 震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刘卿钦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百年同人文集 / 本书编委会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14-6530-1

I. ①四… II. ①本… III. ①图书馆学—中国—文集
IV. ①G25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566 号

书名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百年同人文集

SICHUANSHENG TUSHUGUAN CHENGDU TUSHUGUAN BAINIAN TONGREN WENJI

编 者	本书编委会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530-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37.25
字 数	90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李忠昊

常 务 编 委 王嘉陵

编 委 司建华 欧君国 徐建华 王海涛
胡建强 王 利 肖 平 杜俊章

主 编 王嘉陵

副 主 编 肖 平 唐 岚

编 校 冯 志 吴红颖 冯兴群 楚正瑜
何 芳 陈米硕 付玉贞 潘翠萍
徐世芳 代瑞雪 涂樱鸽



编者序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百年只是转瞬之间；而实人生更迭，这一百年却也漫长。清末民初，中国封建王朝和现代社会交替，四川省立图书馆应运而生，如今一百年过去，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几代图书馆人经营了这所图书馆，把它从星星绿意，培育成参天大树。

图书馆是现代化的人文设施，萌动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本也有人文学术的基础，从先秦老子做柱下史，到西汉刘向、刘钦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凡起例，到四库全书收录的集大成，都有深邃的学问蕴含其中。但图书馆的现代化却表明阅读的大众性和图书馆职业的学术性。图书馆服务于现代社会，同时以人文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提供服务，公平和均等是它的灵魂。四川省图书馆从创建之初，就有精英知识分子和职业知识分子的参与。一百年来除了务实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是实践性很强的服务社会的机构和设施，要做许多务实的工作——他们也研究若干学术问题，撰写专著和论文。这些学术的问题，有传统国学的，有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职业的，也有涉及各个不同学科的。这恰恰是现代图书馆所需要的：既有图书馆专业的知识和理论，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和图书馆服务的开展；又有作为图书馆服务对象的读者所需要的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范畴。

这部同人文集，是对自四川省图书馆建馆之初迄今的论文和学术文章的搜集和整理，是四川省图书馆建馆百年的纪念。由于四川省图书馆早期曾经划归成都市并改称成都市立图书馆，现在的省图书馆属接续原来的省立图书馆所重建，故四川省图书馆和成都图书馆又同出一源，这部文集也是省、市两馆的共同的纪念，包括了两馆馆员共同的学术结晶。

这部文集所收文章，经过遴选，包括了两馆几代图书馆人的文章。编排上分成三部分：民国耆老、学界大家的文章排列于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图书馆专业论文和其他学科论文排列于第二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迄今的文章排列于第三部分。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包含了在职、离任的诸多同人，一些老人或已作古，因此一部分文章存在搜求和遴选之难。如果出现选排不当，或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限于条件和编者水平，在所难免，尚祈得到谅解。至于论文的水平不尽一致，甚至相差太远，则更是折射和反映了迂回曲折的图书馆百年史的衍变和现状，本旨在对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做客观的反映，也希望通过对比获得改进的动力。



目 录

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序	林思进 (1)
贵园书库记	林思进 (2)
重修华阳县志叙录	林思进 (3)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蒙文通 (5)
论经学三篇	蒙文通 (24)
辑校《老子李荣注》跋	蒙文通 (30)
《中国古名家言》自序	伍非百 (35)
墨子姓氏生地及时代考略	伍非百 (36)
墨家学术渊源	伍非百 (40)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编辑始末	戴执礼 (42)
《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	戴执礼 (45)
释 铎	田宜超 (58)
虚白斋金文考释	田宜超 (66)
论印度用墨的早期历史——兼与李约瑟博士、钱存训教授商榷	田宜超 (79)
分类学与图书分类	张德芳 (83)
哲人已逝 魂兮归来——缅怀汪长炳、钱亚新二师	张德芳 (91)
我国现代档案教育的先驱——毛坤先生	查启森 (95)
《二十史朔闰表》正误及其检索方法介绍	查启森 (102)
“四角号码”小议	查启森 (114)
主题目录的抉择	王嘉陵 (118)
当代苏联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王嘉陵 (124)
苏联自治区共和国、区、省青少年图书馆条例	郝耀昌 (译) (131)
关于计划单列市公共图书馆职能、特点和作用的思考	赵淑华 (135)
开创为农业服务的新局面 ——四川省图书馆编印《农副业参考资料》情况和体会	骆明华 孙德辉 张德芳 (137)
作好图书馆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工作 ——举办农业科技书刊资料展览的体会	周炳镛 (141)
近代图书馆的终结和现代图书馆的崛起	张德芳 钟昌式 (145)



大力开发文献资源,提高馆藏利用率,将使图书馆走出困境	汪恩来 (152)
新时期图书馆建设的发展趋势——机构重组之我见	吴玉京 (158)
四川省中文科技期刊收藏、质量评估、布局与资源共享研究	张晓聪 傅尔玲 (163)
论图书馆学会的自身建设	孙德辉 马德筠 (176)
宋元刻杜诗	何金文 (182)
《唐百家诗》与《唐诗品》	何金文 (187)
穆耀枢的图书馆学论述与实践	程 祺 袁 政 (191)
工具书学初探	戴克瑜 (主笔) (197)
四部分类法源头辨析	黄友铎 (214)
馆藏古籍善本版刻举隅	黄友铎 (219)
严氏父子著述考	黄友铎 (225)
成都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前言	宋天霞 (229)
成都市古籍藏书特色研究	郭大仁 (231)
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古籍探索	郭大仁 (237)
常见古书合称	罗 列 晶 甫 (246)
《芝龕记》及其版本	刘晓丽 (250)
浅析印玺在鉴别古籍中之作用	李廷英 (261)
古籍修复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袁东珏 (267)
纸含酸性 书寿短促	陈济安 (译) (273)
辑佚唐代卢求《成都记》	沙铭璞 (275)
子鱼所述周初“大封建”史料中三个问题的分析	袁定基 (279)
忆访夏衍同志	郝春阳 (293)
中国戏曲发展道路的哲人思考——鲁迅三十年代论梅兰芳	张新元 (295)
通向正常化的道路	费正清 (著) 冯兴群 (译) (303)
抗战期间战车防御炮团成立概述	廖季威 (311)
从信息载体形式的多样性看图书馆馆藏内容的变化	李忠昊 (315)
文化共享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	李忠昊 (319)
图书馆的历史分期	王嘉陵 (323)
美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考察	王嘉陵 (329)
公共图书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	钟刚毅 程孝良 李 勇 (337)
公共图书馆体制论——近百年发展变迁的宏观考察	赵红川 (343)
文化全球化中的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初探	刘 樾 (349)
抗战时期我国的图书及图书馆事业	冯 志 (355)
文献载体的发展与图书馆的困境	唐 岚 (361)
回眸十年躬耕路 信心满怀求发展	



——《四川图书馆学报》办刊综述	徐建华 唐 岚 (368)
基于文献的知识表示	徐志熹 (374)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模型	徐志熹 (383)
两大全文期刊数据库的特色、分析测试及评价	孙子山 (390)
如何加强地方期刊的收藏——以四川省图书馆为例	喻又进 (394)
引进数字技术开发利用我馆缩微文献信息	何先进 (399)
关于加入 WTO 后数字图书馆的侵权责任和图书馆立法的思考	彭本诚 (403)
信息时代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趋势	林 华 (407)
影印古籍析出文献著录	李 璞 (412)
当前文化共享工程在农村基层站点建设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	陈雪樵 (418)
文化共享工程市级支中心地方特色资源建设研究	
——以成都市支中心地方特色资源建设为例	钟刚毅 王 骢 (422)
基于文化权益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郭 星 (428)
关于公共图书馆融入社会, 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初步探讨	熊 文 (434)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共图书馆制度安排	
——基于文化权利的视角	刘笑梅 (437)
一条微博引发的公共讨论——对公共图书馆宣传工作的思考	杨丽芝 (441)
免费开放背景下的公共图书馆成本效益分析——以成都图书馆为例	胡 舒 (446)
论公共图书馆分馆网络化读者服务系统的建立	王 骢 (452)
2008 年开放存取 (Open Access) 年度进展	关 涛 (编译) (461)
加强四川省公共图书馆网上参考咨询建设的探讨	谢 青 (466)
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比较	楚正瑜 (471)
中日图书馆少儿服务之比较	黄 英 (476)
发展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几点思考	郑文泽 (480)
善本与清本	彭邦明 (485)
四川省公共图书馆古籍现状摸底调查与分析	唐 岚 (492)
成都地方文献述略	陈实华 (504)
生死书丛一蠹鱼——兼谈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及其在文献史上的地位	何 芳 (510)
鉴藏印释文辨析	何 芳 (515)
我国古代兵书述略	司建华 (523)
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促进作用	吴红颖 (529)
地方文献中的净众保唐禅派	冯 志 (536)
隋文帝与隋朝佛教	付玉贞 (541)
大慈寺灵魂书	肖 平 (547)
杜甫草堂游记	肖 平 (552)
《历代名人并称辞典》补正	杜桂英 (560)
《圣经》中文版本探析	黎文洪 (567)
十五世纪前中西图书史之比较	王嘉陵 (573)



四川图书馆书目序

林思进^①

图书馆之设，虽盛于欧西，而其实吾国文澜、文汇之制，搜集旧本精钞名刻，及有用诸书，以便考古者之寻绎，抑其先例矣。近者天津、京师、江南、河南，相继创设，而成都实自癸丑岁始。京师旧为辇毂，江南号称文物，购求往籍，搜之藏书之家，其事较易。然亦经营至十余年，始克渐备，就中江南为盛，京师犹逊焉，洵乎聚之不易而搜求之难也。吾蜀僻远，又历代兵燹之余，大家文物，荡然无存，即有清承平之世，所谓藏书之家者，如万卷楼李氏，知价寇顾氏，今皆凋零，即遗编残简，亦无复流传于世。其后有仁和之叶，芜湖之沈，贵筑之杨，会稽之章，近亦散失，不可复聚。今则渭南严氏，大关唐氏，积数十年之精力，访求残缺于不易得之余，遂为成都藏书称首。彼皆勤于搜罗，多历年所，物聚所好，固其宜也。而此图书馆，则仅于两年前拓地建楼，草创经始，坊刻石印，略具椎轮，而经费亦复有限。及予继事承乏，凡力之所能及者，无不多方采购，一年之间，始渐得海内官本私家精刻，都凡有书若干卷。虽未能如江南京师之备，严氏唐氏之精，然亦可以备一特之寻绎，使劬以岁月，更肆搜求，安见吾蜀之书，不駸駸日臻其备哉。至于外国图书，将俟购置略多，别为部居，以便观览。书目既成，略识其后，甲寅冬至日。

予主馆事七年，至戊午辞去时，别编书目十五卷，较此目增购为多，惜后来继任，未能印行，殊为可惜。自记。

原载林思进《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1989年版

^① 林思进（1873—1953），字山腴，号清寂翁。四川华阳人。清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元年（1912）自请出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1918年离任接掌华阳中学，尔后，历任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50年后，又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工小篆、行书。纂《华阳县志》。能诗，有《清寂堂诗录》、《清寂堂楹联》、《清寂词录》、《清寂堂集》（含诗文）等。



贲园书库记

林思进

贲园书库者，渭南严雁烽先生所筑也。库在成都汉赵侯洗马池东，四益、问琴两大师并记之。嗣子谷孙以思进获教先生，亦得粗识一二，固请缀述，广所不闻。余惟先生，生名家贵盛，拥费大万。少日刻厉近学，不喜声色狗马，独好买书。交游尽劬闻肥遁，而尤推高吾先君子，往来吾家。余方卯角，趋庭隅侍，瞻其风采言论，晋宋竹林莲社间人也。及余稍涉学，就贲园考问国故，不见谓不肖，间独有以相诏。尝闻先生之说矣，自惠、戴学术张帜东南，乾嘉之际，诸儒笃志考订，作者辈出，其上者如抱经、高邮之伦夔矣。逮至末流，或胸无自得，亵推校偏旁点画，细摭毛发，不复知义理所归。孤本蠹编，貽讥康瓠，不能读书者，并依托自壮，侈然竞号藏书，流俗无识，一概相量，此某所为太息痛恨。人以见加，必婉辞曲谢，而不肯当，盖某意方求读书，而非以求乎流俗之人之谓之藏书也。先生自道实然，故其为学，记诵浩博，卮言正论，曹举旁通，廓若无涯。于文精熟马、班、韩、欧，遵严、震川、东原、借抱、求阙，而不持别门户。于诗歌五言，櫛极鲍、谢，而亦刮摩韩、杜，釜岑閭嵒，字字履危石以下。格诗即又诵法空同、沧溟七子，离词振采，雍容闳闳，辉如罍如也。年五十，家讼挈曳，侘傺不乐，闭门绝宾谒，髭发向白，意兴颓然尽矣。辛亥蜀乱，念欲归秦，腾书告余，不果行，竟卒。往者思进尝主图书馆，聚书累二十万余卷，都为目十五卷，欲求发吾意而就正者，先生已不及待。四益前序馆目，今记斯库，亦咨嗟于两家似异实同，非无见也。吾蜀自内江赵氏、新都杨氏、富顺熊氏，昔并以藏书甲西南，见称纪载，明亡而文献斩伐无粿藁。图书馆初成，私独极意，不园标季阳九，假扰如今日也。谷孙乃能完有其库，宝之珍之，不敢替坠。余老矣，然朝夕抱业，顾未或废，贲园之书，尚可以余年借读，不异先生在日。是余之记书库也，不足为书库重，书库其有以增益余也夫。癸亥夏六月，华阳林思进谨撰。

原载林思进《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1989年版



重修华阳县志叙录

林思进

郡县方志，宋明为盛。成都在宋有赵抃《古今集记》，王刚中《续记》，范成大《丙记》，胡元质《丁记》，元至正中，亦有《成都志》之撰，然今皆无传本。明嘉靖时，杨慎纂《全蜀艺文志》，意主搜罗文字，非图经例。《四库提要》称周复俊撰者，盖升庵以遣戍暂还，是时世宗尚在，而复俊为按察司副使，避嫌托名也。自明至清数百年，惟省志再修，而华阳无闻。当嘉庆修省志日，县举人潘时彤始创为县志，大约因仍省书，或抄撮而剪裁之，既病芜冗，复多讹舛，不能善也。同治九年，知县王煌议续修，聘吕兆奎、邹小峨、李春霖为总分纂，因事中止。光绪十八年，议聘吕调阳续修，吕寻物故，复罢。自嘉庆十五年至是，盖历百有余年矣。迨入民国，县议会更议立局收款，数期而事竟不就。辛未之岁，县庭集护，重有此役，推乡先生曾侍郎鉴为总理。侍郎乃请同县林思进纂列传，罗运贤纂艺文，祝同曾纂疆域事纪，蒲乃文纂山川水利，李德龙纂物产，廖沅测里度，其余并县中诸君子分任之。盖《志》议萌芽于前县长陈法驾，成于继任叶大镛，而绸缪公费，使不时绌者，后任樊学圃力为多，计自壬申七月告始，至癸酉八月断笔。凡全书为篇十三，一篇之中，又以多少分卷。地图十三，塘堰水利桥道表二，氏族表四，缙绅科目以下表十三，都为卷三十有六，总五十余万言。侍郎年既高，周览刊剟，精力良非所逮，则以辑比之任，托林思进、祝同曾。两人者，屡辞弗获，惧于淹迟为咎，乃据诸稿本，粗齐其大略，又三月而书成。叙曰：

华阳置县，溯始李唐，成都东南，广都旧疆，贵平灵泉，广袤足当，今兹所隶，六镇三乡。伟哉壮邑，附郭穰穰，佳气郁葱，千载相望。述疆域沿革第一。

岷山导江，秦酺内外，沟洫脉散，兼资灌溉，县境所受，五水为大，两龙东翔，木马南迈，山回水转，浥浥下瀨，达于江口，分而复会，岂伊滥觞，神功实沛。述山川第二。

大夫九能，建邦命龟，菅宇寺署，仓库积穰。士肃乎教，民戒乎嬉，工作织机，鰥寡瘠罢，利导所宜，仁政所施，事靡洪纤，一最于斯。述建置第三。

立国有本，取民有经，履亩讥税，黄口傅丁。明明古训，上下以宁。酷斂淫征，叫呼罔听，我独匪民，孰为哀矜。述赋役第四。

俗有美恶，荀卿所言，俗何自起，礼为之原。幽则鬼神，明则冠婚，祷赛立社，袞襜磔门。良辰饮御，旧俗綦繁，巫祝淫妄，删薙弗存。述礼俗第五。

赤县之选，粤重材能，唐宋多贤，亦有尉丞。台府错峙，狱牒拏腾，善治流化，百里如冰。师儒惇海，德行蒸蒸，孝秀之伦，拔萃而升。畴去其籍，实怵且憎，道咸俄



空，太息无征。述官师列传第六。

江汉炳灵，世载其英，井络之野，上播岷精。县当其分，自唐宋而名，王李宇文，范氏垂声。考隽四海，亦越明清，蔚哉士女，赞述孔明。述人物列传第七。

七略既殚，四部方启，世异古今，不贵削趾。纷兹遗著，依类辑比，阙坠弗遣，敬在桑梓。是非得失，俟诸惇史。述艺文第八。

陵谷易矣，维尘冥冥，坡陀隐见，荒宅故亭。丘墓生哀，城阙留铭，潘生有言，或无其地而有其名。梵刹丹青，仙化局枰，古往今来，亦轸余情。述古迹第九。

谓金石寿，乃有蚀泐，谓文字久，乃有灭息。礼殿汉造，石经蜀勒，旁魄瑰玮，今蔑一刻。金像铜鼓，孰伪孰植，残碑断志，亦毡亦墨，揅彼幽芳，发此秘色。述金石第十。

华实之毛，九州上腴，豕蹴羊蹄，鸟罾鱼罟，一物不具，岂称上都。负郭亩钟，钟不足输，地匪爱宝，人难卒图，述物产第十一。

有明播乱，郡乘焚如，载记所详，括诸成都。华离之辨，今为权舆，曹吏无文，凿空难诬，网罗虽勤，常谓其疏，如曰不然，请事补苴，述事纪第十二。

凡此十二篇，十三图，二十表，起例自我，不沿旧志，旁摭冥搜，非云已备，百年乡故，或得一二，唐宋之间，弥缝则至，太史公言，整齐故事，副在乡校，来者足式。叙录第十三。

原载林思进《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1989年版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蒙文通^①

言说者，义之诠、实之宾也。世变易则言益滋，言滋而义以爽、实以淆。故学之必明其变，而义则必极其精。先圣后圣，固有其揆之一。而辞既多端，名实交互，苟规规于一往之言以概先后之义，则将以通之，适以窒之，将以明之，适以诬之。夫知说之变而不知义之一，不得为知学，知义之一而不知词之博，又乌得为知言耶！自三古以还，百家间作，或异名而同实，或异实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变，不滞于言，有以知异非异、同非同，然后能异所异而同所同。言之同者旨或异，欲究其旨之一，乃反在辞之参差隔越者欤！譬之长江大河，放乎东海，虽首尾相属，然其流之曲折异同固已百变，而曲折者，乃正其相属者也。况乎百家横义，错互其间，以击以守，相荡相激，有所辩必有所惩，有所变必有所困，阐发既宏，波澜壮阔，虽其始源于涓涓之水，而始末之间，语其深广，奚止倍蓰，倘因于百川者固多耶！孔、孟之道，以惩于墨家，而后脱落于陈言；以困于道家，而后推致于精眇。子思、尼子浚其源，世硕、告子派其流，荀卿以法家乱之而滞于实，管书以道家汇之而沦于虚，义精于《大学》，旨邃于《系辞》，淮、汉注江，洪涛直泻，斯观止矣。伏生而后，奥旨稍隐，韩婴、陆贾，诵习不废，刘向、许慎之间，典型犹在。仲舒、扬雄、王充始恣为异说，以骇俗取名高，儒之雄、罪之首也。爰叙而论之，质诸知言君子。

古 说

《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命与性恒并言之。然《诗》、《书》多言命，罕言性。《大戴礼·本命》言：“分于道谓之命。”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1]以道、以中言命，此命之正义明诂。《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礼记·王制》言：“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则古之所谓性，犹后世之言情，

^①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著名经史学家。早年入存古学堂，受教于廖平、刘师培二先生。后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成都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开设“中国通史”、“宋元史”、“宋代理学”和“宋代学术”等课程。1940—1948年，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身后有《蒙文通文集》出版，包括《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等。



故曰节性。《大戴礼·文王官人》言：“民有五性，喜、怒、乐、惧、忧也。”是古言性之明诂也。《论语》言“畏天命”，曰“知天命”，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2]此《大戴礼》、刘康公之所谓命也。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此《召诰》之所谓性也。孔子固尊命，其言性非若后之谓性，原始命、性之说则然。始之言命、性，犹后之言性、情，此说之可求者。《周易·卦辞》、《爻辞》言命不言性，命即后世所言之性也。惟古之哲学，恒依于宗教而不可分离，哲学中心思想之命，与宗教中心思想之命，亦混而不可分。故言命而死生、夭寿、吉凶之说随之。《召诰》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此纯以宗教言。曰哲命，则以哲学言，所谓中、所谓道也。哲命即天与人之善性，而仁义德教之所由生。哲学之天与宗教之天亦然，在孔子每如是，孟或仍如是；若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若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5]、“吾之不遇鲁侯天也”^[6]是也。

天与命之界说既相杂而不清，故来墨子非命之讥。^[7]墨子言天志，^[8]志者若天有人格，因人之善淫以降殃祥，且寄视听于民以察伺之。志者谓可朝令而夕改，则不得有前定之论。此孟子以后言性而鲜言命，性之义一跃取命之实而代之，哲学亦离宗教而独立。“子不语怪力乱神”^[9]，亦是欲脱离宗教而独立之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10]《乐记》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11]斯犹取旧所谓性而用之。味色声臭，性也，仁义礼智，命也（依旧义）。然性也而实与“受天地之中”以俱，则非徒形色也，故君子不谓之性。命也而即“践形之极”，命之必传于血气之质，故君子不谓之命也。形上、形下不可二，盖以恶夫告子“食色之性”，“生之谓性”^[12]之说，以其滞于器而不知道，夫然后性之新说起。

子思 公孙尼子

老聃以“仁义，人之性欤”难孔子，^[13]此虽不必即孔、老之事，要为道家之难儒家。则后之儒者，必思所以答老而申孔，然后始足以救儒。哲命之说既邻于宗教之谓，故儒者纷纷然起而言性。孟子曰“性善”、曰“义内”，性非善，义非内，则仁义将失其依据，有“率天下而祸仁义”之忧。则倡性善之说，有势之不容已者。《诗·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固性善之义，三代之遗训。而性善之说则三代所未发，而孟子发之，时也，事之迫而然者也。子思先孟子作《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性非但形色也，即“天之所以与我者”，是至善者也。“率性之谓道”，则仁义德教所从生，率性之性已非节性之性也。戒慎恐惧，先有以养而无害，则喜怒哀乐无发而非中节之和。此已开性善论之端，而大本已立。

孟子之学源于子思，而又以“本心”、“良知”之说发挥而光大之，此孟子之进于子思者。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愚夫与知、与能，则“性无有不善”；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以仁、智言性，不同孔子以前之言性，而变为新说。自子思始，以下启孟子，此荀卿所由并罪思、孟者欤！《论衡·本性》言：“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



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夫漆雕、宓子言性如此，而皆仲尼弟子，倘由“性近习远”之说以为是言，则“性善”之论，子思启之，孟子张大之审矣。而后论性之新说立。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4]告子之言，亦归本于仁义，是亦儒者也。盖告子之说，实亦本之“性近习远”之义。世子以之言“性有善有不善”，告子以之言“性无善无不善”，斯皆据旧之所谓性以为言也。《中庸正义》引《孝经说》曰：“命，人所稟受度也，性者生之质。”惟旧之说如是，故告子亦曰：“生之谓性。”“性者生之质”，然后“有善有不善”、“无善无不善”之说生。世子、告子是亦欲展开孔氏之说，而终无当于孔氏之心。惟子思、孟子为能易仲尼之说而有以发仲尼之旨。

《乐记》言性之义与《中庸》相近。梁沈约谓：“《乐记》取《公孙尼子》。”^[15]张守节亦云然。^[16]《意林》二引《公孙尼子》云：“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初学记·雅乐》引《公孙尼子》云：“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语皆在今《乐记》中，则沈约所言有足信者。而《乐记》所言，与世硕之旨颇异。《论衡》言“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是亦大概之辞，未必相同。故《申鉴》言公孙子曰：“性无善恶。”^[17]适与王充之谓相忤。公孙尼子为七十子弟子，与子思盖同时。子思《中庸》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言性，《乐记》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言性，故工夫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以未发、以静言性，则性非徒生之质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此已并命于性而言之，所谓取命之实一跃而代之者也。形下实不离乎形上，器即宥于道之中，曰静、曰未发，皆就形上以言也。而孟子以良知、本心、四端明性善，^[18]则皆就已发言之。“形色，天性也”，即践形之谓圣人，则就动言之。此《中庸》、《乐记》言之而未澈，至孟子乃推之于至精，此孟子之有进于子思者也。亦由《乐记》、《中庸》据命以言性，曰静、曰未发，此天命之运于于穆者也，故子思、尼子之义则然。有子思而后可以启孟子，有孟子则置《中庸》、《乐记》之说可也。子思直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中而和，即“性之德也”。《乐记》以“感于物而动”为“性之欲”，以“物诱而好恶无节”为嫌。则子思直启孟子之端，而尼子下接管书、荀卿之绪，则《中庸》、《乐记》又稍异术也。亦由《乐记》合血气、心知以言性，而虑喜怒哀乐之无节，不无以物有挠己之嫌。则《乐记》之异于《中庸》审矣。公孙尼子言“养气”，孟子依之言“养浩然之气”^[19]，则又进于公孙也。《御览》引《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20]此可证《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养气之说即公孙尼子之说。其书称公孙之养气曰：“……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馁，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孟子所谓“志至焉，气次焉”^[21]，即公孙尼子之说。由养气而进于养浩然之气，则孟氏之益远矣。



孟子

孟子曰：“性善也”，“义内也”，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人之不为尧舜比比，是安见其为性善？孟子则以心之实明之。本心也，四端也，良知良能也，以言其本，则“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陷溺其心”，“放其心而不知求”，“梏之反覆……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岂人之性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则见“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明其本心，以反其放心，虽“舍生取义”可也。由存心而至于尽心，虽“贤于尧舜”可也。我固有之，复何待于他求。此孟子之说所以为精为备者也。诚以昔之言性者，固以人之所受命于天，曰生之质，则实未尝不挟气质以俱来，性、气俱而理、欲间杂乎其间，故《乐记》言“血气心知之性”，则言性固未足以舍非而就是，故必以“是非之心”、“好恶之知”言之，言心、言知，则气之不善无知，而性之至善不可混。《中庸》以“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合天、人于一，是犹依于命之说以立言。则亦不免道与物俱，理、气相间，亦必言知、言心，而后义内之旨立。故孟子虽以性善为说，而言性之说少，言心之事多；正以济说性之难而易之以本心也。殆亦有所困而不得不然者也。由是世硕、告子以来争言性，变而为管书、荀卿以后之争言心，此孟子之所以截然划分时代者也。

荀子

统血气、心知以言性，统本心、放心以言心，则曰善可也，曰未善亦可也。此荀卿所由有“性恶”之说，孟子以本心言性善。荀卿之言性恶，实由其不知本心，而合本心、放心以言心，则徒见觉知之灵、云为之用，心无善则性亦无善也。夫卿之说，既以性为恶也，则仁义乌乎出？故以性恶论荀卿之学，则不足以尽荀卿。

卿学之所由立，在《解蔽篇》之言心。其言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22]斯荀氏之说亦美矣。受是辞非之旨，与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旨同乎？曰：不同。孟子曰本心、曰良知，此是非之心，斯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学不虑，而资焉以立仁义者也。荀卿曰：“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于是知卿所言之心非本心，而实并放心言之。则其所谓心，惟觉知之明，无德性之实，夫本心者，道之所由生，舍是心而道乌乎本？此率天下而祸仁义之说也。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杨注‘满当作两’，是也）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荀氏不信本心之善，而疑心之不足恃，必先有以理其心、解其蔽，然后可以察万物而稽治乱。荀卿之学于是乎入于道家之学也。其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氏宗《道经》，杂人、道于一心以言心，宜其自



疑其心之不足以出仁义，必先虚静以持之，而后察物明。孟子以本心为善之所由生，放其心而后求。荀氏先持之以虚静而后理可察，其视孟子则本体、工夫为倒置也。毫厘之差，而致千里之隔。故又曰：“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此有似告子之“不动心”，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23]者也。若孟子之“不动心”，则曰“以直养而无害”，“是集义所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惟其本于四端万善之心，行而慊于心，斯所谓集义也，不慊于心则害也。直养者，复其心之本焉耳，夫如是然后可言“心勿忘，勿助长”。此阳明所谓釜有所烹，然后见不及也则谓之忘，见过也则谓之助，故必先曰必有事焉。^[24]荀氏不以之心具四端万善者言心，则徒洞洞属属之心，而曰“不慕往，不闵来”，此真阳明所讥空釜之煮。荀氏之所事，正老氏之所谓“希”、“夷”^[25]，而庄生之所谓“死灰”^[26]者也。斯胥由荀氏不知本心之良，并人、道以言心，徒见洞洞属属之心灵，而未见至赜不乱之心理。罗整庵所痛悔致力于心之灵而非性之理者，^[27]正以此耶！

于是孟子之学有本，而荀氏之学为无本也。荀氏所谓之心，与孟子所谓之心，名则同而事则异；惟其不知性之本善、知之本良。所由孟子养心主于勿害其直，荀氏养心主于勿蔽其明；勿蔽其明，然后足以“化性”而“起伪”^[28]。知荀氏之所谓明，亦空无之影，而非恻隐、辞让之实。刘子政难性恶曰：“则人之为善安从生？”^[29]斯真一语而破的者欤！惟荀卿徒知洞洞属属虚明之心，而不欲少顷干之，故曰：“人心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自古及今，未有两而能精者也。”斯言也，以明其虚壹而静之旨，若有合于“主一无适”^[30]之训，然实异其理也，夫人心未尝不动也，而欲以静持之，此道家之谬也。其曰：“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颇似于《易系》“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说，而又不然。静以言心之体、动以言心之用可也；然体之静非我可得而动之，用之动非我可得而静之，荀氏欲措心于不动，得乎？不得乎？故其说似《易传》而大非也。荀氏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觥，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此正荀氏之入于道家者也。《易·乾·文言》曰：“闲邪存诚。”诚者我所固有，闲邪而诚自存，故孟子亦尝言养心、养气也。而养之之方则“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毋之“梏亡”而已也，此孟子之养气也。“寡欲”，此孟子之养心也。若荀子者，必将无欲而后已。欲无，已欲也，闻无，已闻也。荀氏养心之说，于是视孟子之说若尤精而实大粗，则已远于孔子之传而入于老氏之域。《庄子·天道篇》：“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曰伦、曰得，庄生之言亦美矣，而终不足以明庶物、察人伦。荀卿曰虚，曰静，于是庶物明、人伦察而仁